



员制服上。

“没事的,把事情经过和我们说说。”总监过去拍拍年轻人的肩。

他咽了下口水,开始说时语速很快,后来才慢慢放松下来:“那天是我从公司的对外邮箱里看到那个人的信的。他说已经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了,说得很含糊。每年我们都会收到一些这种信,所以我按惯例把它转到上头。第二天,总监叫我上来,要我去和那个人见面,看看多少钱能把他拿下来。我处理过几件类似的事。约见的地点是那个人定的,我就去了。”

“我们是在城南郊的一处废公路站见的。他带来了一个 A 67,是 2202 年出的型号。他本来情绪就

很紧张,我向他走过去时隔了一段距离他就叫我停下,还拿出一把手枪,说别想靠近他,否则他不会对我客气。”

“等等,你说他有一把枪?”黄晓杰打断职员叙述。

“我也不能肯定那是把真枪,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。我没见过真枪,而且当时我吓坏了。他看上去像根快要绷断的弹簧一样,我真的怕他手一哆嗦就会开枪。”

黄晓杰示意他继续。

“我让他放松一点,告诉他我是代表公司来谈判的。我问他知道了多少事,他猛地一下子把抱在怀里的 A 67 冲我扔了过来,说全都知道了。我看到机箱已经被撬开了,里面发着一股正电子脑变质的味道,臭极了。我想他已经弄开了机箱,看到了我们的产品,于是我说这事可以商量,公司授权给我可以当场开给他支票。他说 10 万行不行,我说超出了我能处理的限度,要和公司联系一下。他过了一会儿又说 50 万,可马上又反悔了。我觉得他并没有认真地和我交谈,他到处乱走,可视线总是不离开我,手指始终不离枪柄。我很紧张,因为我觉得他是个

疯子,眼睛东看西看,一直没和我对视过。我听说疯子就是这样的。后来我的手机响了,是公司的回复,我说抱歉半转过身去接电话,这时他突然扔掉枪朝我扑了过来。”职员的脸上现出惊骇的神情:“他简直是想扼死我。我后来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扔掉枪,要是想杀我的话朝我开一枪我肯定没命了。我使劲想把他推开,他力气很大。我以前从没和人真正打过架,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,他松开我了。我爬起来,发现他的头撞在刚才他扔在地下的机壳上了。到处是血。我俯下身去看他是不是还活着,结果他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,我记得很清楚。他说,你们是不是也想要